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武甯劉氏孝友記

光緒十有五年春二月劉定夫觀察權衡永郴桂道還至長沙過予談因及前歲權鹽法道尊公新樓先生實來就養湘人多道其盛德時年八十獨彊健儻徜可一至予觀察曰吾父習儉以在官爲養之豐也不欲至因推言其家世甚備予爲心怡神悚聽之久而忘倦也君曾大父少堂公以孝友聞鄉里部使者具其事旌於朝家貧也事其母曲意承歡不知有貧善服勤居積常

贏晚益富則推與其昆弟子姓以逮其鄉里有興作曰於我乎任有事資眾力以辦曰於我乎先卒年八十四配張夫人年三十以卒遂不復娶子益齋公相繼爲孝友配張夫人侍其姑疾五年未嘗離左右姑病瘵臥起需人夫人察言觀色以求得其意所適應時取具姑亦自忘其病及病篤執夫人手仰天呼曰嗟乎吾何修得此孝婦願天俾若子孫世世賢孝以報若也是時姑年三十餘又方貧夫人年裁及二十也言者尤以爲難少堂公性寬裕喜施與藹藹然仁也而治家嚴整有法度益齋公終日侍鞠躬屏息夠夠如畏而常曲體所欲先

事夙戒以竢命即有施濟推親意而順成之生平未嘗
與人校得失或有侵侮處之怡然而益推誠相與既久
皆服而化之加敬憚焉生子三人次即新樓先生也仍
世孝友新樓公益讀書研究經史發其志業鄉里子弟
多從受學所成就甚衆與人款曲怡顏自下而於節義
名教所關侃侃無阿囘人資其言以爲程式弟韻芳自
少出嗣從父家中落公與兄韻芬裒計其資財與弟均
分之既分兄弟相守涕泣數日不忍言去配張夫人和
其妯娌益加勤也今新樓公八十二兄年八十七弟七
十八終日相聚歡笑治酒茗酬獻里人望若神仙焉觀

察曰吾父以上數世未有科名仕宦而以孝友聞一邑入其門肅肅如也登其堂子若孫若小史趨事者訢訢如也惟謹其質行人皆以爲不及又曰吾大母之喪遺言爲劉氏婦數十年及見先人之懿德歷傳而世守弗失將必有興者我死殯我西堂幸見子孫讀書有成乃葬我新樓公奉遺命不敢違時觀察已能讀書應試服闋補縣學生乃告於殯摍葬焉旋舉於鄉以進士通籍涖官中外劉氏之興自其大母見之審矣善之積而福之應誠無踰孝友者雖然君子之爲此豈有意期於其後哉前唱後于仍世由之惟性所安母德之隆又若符

契斯所以爲積累之厚也少堂公名艮承益齋公名謙

新樓公名榮益以觀察貴　贈封通奉大夫妣皆夫

人嵩燾爲彙次其家世以著劉氏之所以興且以風世

焉乃爲贊曰

人道之存孝友是基曷根於心而弁髦之君家保此以

爲世資後先相因若營其私厥宗以光恩斯勤斯有來

取則視此贊辭

新甯縣育嬰堂記

周禮鄉師歲時巡國及野振萬民之囏阨老幼窮困之

待養王者委其政於鄉此邑賢士大夫事也宋眞文忠

公安撫湖南建慈幼倉當時傳爲仁政而育嬰堂之設徧及荒州下邑雍正乾隆之交稱極盛矣後稍廢墜失其故焉牧令者之於民疾苦曠若不相及也士大夫高者廢事罷者營私馴至數十百年所爲悉戾乎古而後良法之僅存蕩焉不復可紀由天下以訖一鄉一邑之事皆然也幼陶觀察爲善於新甯盡起已廢之典而聿新之間及育嬰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則悉發所藏責鄉正會諸育嬰之家歲總其數而均給焉行之一年又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於是營建城西隅地爲堂數十楹令育女者挈所生居養其中期以三年月米三

斗錢千帳得衾茵之屬畢具所生母或亡或有他故則雇乳者分育之歲收養八十至九十人行之二年又謂曰新甯僻且陋願如是多哉彼有羸焉而吾憊不支何以能久於是規其所入又益置田以廣之歲得穀二千石計其息以養五十人爲額闕者補之具其事於縣以達於府於巡道於布政使司俾邑之人循守爲經制夫使一邑之事得一二人綜而理之其利數十年或百年又將有人焉維持於其後而後利可永而法以無敝也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慮始者之勞與繼此奉行者之力與奉行之久而敝而矯而正之以無變乎其初存乎

其人而已其爲功又豈有讓焉幼陶之意誠勤勤矣所活歲五十人耳惻怛以求之權度以行之更三年而成厥惟艱哉知其艱而儆精罷神以要於至善循途守法而使可以不至於亂嗚乎斯其所以賢也記名於石俾後之司事者有考於斯文

五賢祠碑記

光緒四年湖南增修貢院規模大備相與謂歷科省試長沙郡屬所隸士爲多喧蹇雜揉不可比次謀就貢院前購地建坐棚集郡士其中設引牌導之臚傳序行無相陵越亦俾以時休息閱三年壬午乃訖工於是合辭

言曰自元設行省併荆湖南北上及粤西爲湖廣訖我
朝雍正之初葢五百年元皇慶二年行科舉法省試以八月爲期集諸路之士領於行省垂至於今亦五百餘年其始視湖以南邊郡耳言文學者弗及焉自雍正之初至今百餘年文物聲明炳然日新而歴漢唐千餘年魁人傑士挺生其間下至明季我　朝之初文章節義尤稱極盛而風氣久而未開將非科名仕宦之未顯其氣固鬱而不揚耶此湘人追念河陽李中丞分闈之功所以久而不忘也李公專祠奉祀百有餘年其先武進趙忠毅公實以宦蹟建祠而湘人士所稱說亦並以

分闈一事趙公所請分卷而已宜興潘公繼之始以分闈請洎李公三疏言之奉　旨俞允終為部議所格逾五年新安呂公典試湖廣又疏陳之時康熙五十九年也明年　世宗御極遂下分闈之　詔桐城方氏為呂公墓志稱其官御史疏請湖南北分闈省試　天子為更舊制是　世宗之特詔卒成於呂公而湘人無能言者三公者始終持分闈之議以上感　天心而其名或顯或不顯或竟無知者如呂公是也李繼堂中丞始著議請改建李公祠為三公祠歷年久遠有司亦重其事憚更張之煩至今日三

公之遺澤顯著昭列而報祀之禮或闕心則何安於是議就坐棚中楹合祀三公又上溯趙恭毅公分卷之請下推至雍正二年下 詔分闈卽於是歲舉行由李公始奉 旨具題方伯商邱宋公因明藩故宮建貢院旋改爲湖湘書院至是一仍其舊制湘人追念其刱始之勤亦有功於分闈者也合祀之爲五賢祠夫一事之成勞更歷數百年流連慨慕其功有足思也而刱始愈艱則其思慕也愈深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闈始也集數公之心力展轉以求成部議愈堅請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則又烏知百餘年科名之盛人才

之奮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艱難也書其事以諗湘人以存先哲之遺烈俾永無忘董其役者善化陳開瑞長沙魏瑞斗李銘勳劉毓蘭也

金鶚書院記

書院之始當唐元和時而莫及衡州之石鼓宋初有四大書院之名湖南路嶽麓石鼓居其二名山勝境靈秀之都清淑之氣鍾焉集諸生講習其中藏書以實之謂之書院於時縣皆有學而書院會學之成歷數州郡而一見固必有道德文章之儒董治乎詩書磨礲乎仁義以開迪所學之不逮故其教之美踐成迹以循之以知

禮樂之原其才之成不越矩矱尺寸而可以備天下國
家之用此宋元以來書院之盛陶成人才爲尤至也
國朝乾隆之初　詔天下立書院於是書院徧州
各縣或爲郡治則郡與縣常分建焉而書院遂爲通制
所以教之一出於時文帖括之爲導之仕進而已於聖
賢道德之旨修己治人之義未之或知也劉彥臣令君
宰巴陵以郡有岳陽書院而縣無之相治南五里之金
鶚山面洞庭而負抱郭諸山左襟灉湖右瞰岳陽一城
狀若仰盂顧而歎曰釋老之宮盛於齊梁歷千餘年盡
天下名山皆梵宇也其幸爲書院鹿洞鵞湖可計數耳

而金鷄之山雄踞郡城之南訖今獨完將非天地之留貽以發斯文之光耶商之邑士王啟昌廖文望劉鶴齡及提督陶君定昇鳩工庀材隨山勢環合繚爲垣建藏書樓其上下爲講堂兩廊齋舍各二十六循廊而西爲院長之居左阜隆然雜植桃李透而下建稻香樓於其前石有泉清洌可飲架屋一楹當泉之眉曰知味軒稍下數十武得平地盈數畝築小園蓺蘭數十本曰蘭圃山之顛舊有文昌亭葺而新之後有洞窪然容數十人曰桃花洞用其名樹桃數十株游觀之美絃誦之音交會茲山之前夫爲政莫先善教而貽澤之遠且長莫大

於興起人文令君之爲邑修城郭廣積儲蠲苛去煩人民大和以其餘閒刱置書院拓人士之咫聞舉百年之廢典羣情翕戢刻期蕆功趨事之勤與其純茂向學之風有足多者而非令君之政有以得之人心其勤勤爲學之意又足以相感發烏能若是成之易哉往吳南屏舍人嘗言金鷄山宜徙建書院以爲他日人文之盛必基於是數十年後當有成其議者今十餘年而令君之爲此適與舍人之言相應前代學校之隆人皆自得於學隨其造詣之所及可推見之施行今書院徧山州下邑而怳怫古人名山之業若令君之爲不數見於天下

士風之𢿙亦至今極矣幸及書院之成尋求立教之本旨端其則於始而正其趨於漸遏虛浮以實踐化囂陵爲禮讓吾衰且老猶庶幾及見之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冬十有一月

重建湘水校經堂記

湘水校經堂南海吳荷屋中丞撫湘時以經學課士刱爲之名而實未有堂也時歐陽坦齋先生主嶽麓講席就齋西隙地建屋一椽存其名中丞罷歸此課遂廢而堂爲虛設且三十年濟南毛寄雲中丞重興是課黃南坡觀察爲集貲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

自是湘人士稍稍嚮學矣又十八年餘姚朱肯甫學使始取鹽筴餘款倡爲之集高才生二十人治經其中因故城南書院遺基治爲民舍者以名堂蓋距南海中丞始名堂時五十年矣古者學校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節民性而興民德一本於經自周之衰聖人修明纂述以敎萬世三代典章制度散佚無徵猶得存其遺文以知質文升降之數因革損益之宜國家所以治亂興衰既得備知其故而又以窺理道之精達人事之變以漸至於察人倫明庶務下至起居日用之常進退揖讓之節莫不備于其中一日去之而

若耳目手足之無所措終身由於一藝之中而相與討論行習之靡有窮也漢承秦毀滅詩書之餘稍求遺書置五經博士聚講於京師諸儒通一經者又各以顓門教授鄉里天下之士爭以經明行修相獎爲名朝廷設六藝之科以整齊天下非經博士講授有異師法悉屏不錄是以學出於一人才之美風俗之醇悅然見三代之遺有宋諸儒出不專治經然其所謂師法相與尊守之轉相傳授人才尤盛焉班氏之傳儒林以爲百有餘年支葉蕃滋蓋利祿之途然也有宋諸儒於此急正義利之防諸經訓詁時有出入而微言大義所以振發人

心尤至於聖人成己成物之學一反求之心性本源之地以立之基而所用爲學者終亦不能離六經之文以自爲說歷元至明其風浸微然老師大儒昌明正學往往而在至於今日而遂泯然無有講論及此者矣學校之皦人心風俗之媮豈小故哉嘉道之閒儀徵阮文達公立詁經精舍浙江繼又立學海堂廣東奬進人才爲盛自頃十餘年各直省亦稍建書院以治經爲名下及郡縣亦相率爲之而湖南校經堂課實開偏隅風氣之先意者經學將遂昌明承學之士有所憑藉以資討論庶幾一挽末世之頹風邪餘姚學使之功殆尤不可泯

矣抑吾聞學者之治經將自事其身與心以竢用於天下而或以學資其陵獵以長其傲慢之心則視空疏之弊爲尤烈是又在學者之自審耳

舫泊記

舫仙方伯於所居晏家塘拓地爲園構亭築池治小艇其中顏其室曰舫泊夫倦遊而思憩其廬倦宦而思返其初狀若浮沈大海望崖而求息彼其才與志所以蘄用於一世者願已盈而能已索也舫仙負經世之才當服官之年一試之政動遭摧抑胷能泊然無介於其心而觀其意量反若有甚適者譬之舟然斷潢曲港波浪

驟興叫號失據者一葦之航也艨艟巨艦當江海之衝風濤震天力足以勝之夷然不驚其舶艄其力定則其神裕材固有大小而量因以爲舒促舫仙視艱難險阻與其得志而娛樂一自用其能以行其素退卽休爲仕止綽然惟遇之安所以爲力定而神裕也曰吾嘗聞舫仙言晏家塘爲其先世始遷湘時所卜宅今五百年矣展轉易居不越陳氏子姓而方野畸零析分贈公旭亭先生分受定居焉至舫仙乃全而有之歲甲午贈公應省試歸夢乘巨舫泊於門雲霞五色照射庭宇因竊自言吾家當有興者其應如是時舫仙生四年遂取以字

之曰此吾所以志也江湖舟楫之用致遠以利天下利其行也而日必有息行海者或至萬里數日而一息其泊而息也以蓄其行之機也君子之道蓄之己而已無待於世也而需用於世者固有待焉舫仙用其先人命字之意以舫泊自寓若將安焉無待以行世然而舟舫之用終不廢於天下獨安能以無待乎哉為之記以告世之知舫仙者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冬十有一月

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

友人易君艮翰述其曾大父龍長先生軼事多可聽自其少以耕起家歲校其贏餘置田田益多耕益勤晚年

乃大富盡以其田賃耕者而日行田指視而董勸焉賃耕者亦日益勤歲時宴勞與坐鈞禮歡若家人租課入計斗甬輸之倉不加權概布廣席前除有沾濡就席暴之不以責賃耕者久之賃耕者自相詭讓箭料所納租乃敢進湘俗隨租有雜款若雞若稻秉一弛不問他善行服鄉里甚眾此尤嘖嘖傳誦漢置力田科名臣大儒多始任耕是以農與士並貴自唐以後口分永業自爲耕者十無一二大率受役富民而已千餘年來農失其業而實與名皆亡若先生者其猶有躬耕樂道三代之遺風乎能爲農所以成其爲隱君子也嵩燾嘗聞之先

人曾大父望湖公家巨富歲常施貸於人逾年一會計之不刻期不責息子弟私疑其過弛望湖公詔之曰緩急所時有吾以有餘應人之緩急而取償焉幸矣何多責乎諸償者聞而爭相先而息反贏此皆在乾隆盛時士大夫相習爲純篤誠若固然而人心風俗之累積以成乎古處者尤可深長思也若先生之風誠未易求之輓近百數十年中而其時人知敦實不爲名善行在一鄉沒齒而無有聞蓋又不知其幾也非易君兄弟之貴顯卽先生之潛德誰與明之故夫行善而有聞亦豈不在乎賢子孫哉

忠義祠明知縣楊開家屬題名碑記

道光二十有八年長白裕公督楚之十二年再舉巡方之典於是邑人合詞以故明知邑事潮州楊開殉張寇難事始末具呈請祀於學下其事於府於縣縣令劉公具以事實申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會名以聞於　朝　天子嘉焉　詔祀諸邑之忠義孝弟祠而以邑民黃鳳德同殉難者坿焉其從難之縣役鍾調元邵受連程可行鍾楚貴並楊公家屬十七人分別建祠以垂示久遠葢去楊公死事之日已二百年發其端者吳參軍謙舉其謀者左舍人宗植而卒成其

事者吾叔孝廉名家彬者也明之將亡盜賊竊發賦役繁興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楊公至則蠲苛徭省急役與民休息其有德於吾民甚厚寇至城破死職耳而遲迴召募於數千里之白鶴山勢窮力屈始以身殉彼獨何求與其民衛從之嚴艱辛困苦相爲維繫以抵寇鋒而待濟也益其勤矣夫至捐棄其家十七人奉其一身以圖於外幸此城猶可復得其終不可得而卒以死其心尤有足悲者始邑人以從祀昭忠祠請部臣議謂昭忠祠祀

本朝死節之臣無及前代者可祀之忠義孝弟祠蒿𦽟竊意忠義孝弟祠之祀各以其鄉之人楊公勤

事於職而效死於民祀之名宦祠可也而邑人昧然以昭忠祠請誠有過者其立石題名者若楊公家屬十七人若黃鳳德之妻皆無名氏可稽則各坿於其主之下不別題名節孝祠於是戒期伐石周視堂宇屹立永固既葳事嵩燾爲之記並箸楊公從祀忠義祠之略以俟後之議禮者釐正焉

案題名碑據舊志黃鳳德妻無可攷蘇溪堠黃氏譜載黃鳳德妻劉氏舊志失於討論耳

郭氏義莊後記

吾族自明季至今存丁百餘人猶有衣食不自給者道

光二十五年從父遵舫公以從祖誠齋公遺命鐲置義莊以所質吾弟盩存西門二宅充之自四世祖以下諸房貧者月有贍歲有寒衣之費行之二十餘年矣嵩燾閔諸貧者生齒日蘩所贍或不濟乃稍推廣坿益並及四世祖以上諸房悉族之貧者皆贍給焉遵舫公故有記揭諸祠壁嵩燾復推明此意爲之後記嗚呼百人之族而爲望姓徒以科名稍爲繼續而已其間豐裕者數家自食其力以無憂困乏又數家其貧不能自存者相望也古之君子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豈以是爲仁哉不如是而道固有未盡也乃使一族之人飢者寒者坐

視而莫之救雖稍資濟之而果能獲其所與不能獲其所視三代之民固猶遠矣道德不足充人之志氣則士或嘗職業不足盡人之程度則材或枉古之君子非恃其力能養人而已以道貞勝而以人養人有餘裕也此之弗能而區區自致其力以推及一族之人亦或有至有不至均之於道未盡也嵩燾竊用自疚亦願族之人以是自勉焉

重修考棚碑記

邑考棚捌自乾隆五十年道光中增置雲路門歲久剝蝕上漏下滲門壁不完光緒元年邑令冒公謀葺而新

之增置東雲路門各爲閣道屬之至公堂以避雨雪泥濘圯者墉之剝者髹之添設几案編列號次於是規制煥然一新自漢以來所謂選舉貢其名於朝而已東漢乃有試舉之法至唐而諸道下訖於縣皆有試宋興乃一試之於學元明以後法稍備矣然自宋諸科之試常假諸寺院爲之則知其時與試者無多也元明定爲縣府試一試之府縣之堂至 國朝乃皆別立試院文教日昌人才蔚興五尺之童提槧懷鉛爭自濯磨以與觀光之榮湘陰縣試多者至二三千人聞諸父老往時縣試彬彬然就列無或譁囂而後乃稍陵夷積久益失其故

夫物之將盛也必得其理其將衰也攴行逆施蕩而不知所歸其終亦困辱隨之以今日人才之盛視往時何啻倍蓰而學行固不逮遠甚則又未知應試者多少盛衰之果何如也古今治亂之大原端本民風而尤莫重於士習官斯土者以急正士氣爲先庶幾 國家作育人才之意可以無愧卽修葺試院之功亦不至終泯也是役也董其事者羅時松龔猷獻李其昌費至四百萬錢歷光緒三年工竣越三年顏邦翰韓城請紀其事於石而嵩燾爲之記

記戒壇僧

度羅睺嶺而南山峻削沙石頳黝相間折徑斜險稍透而西有峯嶢然離立衆表馬鞍山也望戒壇當山坳北達獅子巖繚曲盤鬱若隱若見出入高下取徑焉又西極樂峯益奇峭明如幻律師說法爲戒壇左右多古木壇外數武白菓松一本高七八丈九榦相糾結寺僧名之九龍松其右毘盧千佛閣松栝林立尤奇者活動松樛枝交亘蔭垂一墀横盤如龍引其一枝旁俱動搖如靡天風蒼陰猗移波濤自盪余笑以爲戒壇怪特於松尤勝自餘無取乎爾寺僧超塵進曰人亦有怪特若吾石山僧者豈願見乎乃道余上毘盧閣閣半接木爲飛

橋達山南麓一淨室有僧披髮繞肩三市𥘵衣不襪貌獰惡獨坐一榻一高足椸庋諸經說十餘事以手導客坐使之年立五指以對而左右指火𣪘其四禿且盡兩臂然炬百數十焦腊可辨超塵言其里居故長安市上石工也三十六五時入某寺爲僧所師僧死守塔三年遂蓄髮忽立戒戒不語十年矣初不知書漸通文字能誦經其靜極慧生者與夫佛氏之說斷情欲外形骸生死謂之堅忍爲有不能忍於心而忍之者也然指蓄髮不語言何爲者乎非有迫之而有誘之强伏其心以讐傷其肢體甚哉愚也而惟用其愚强固不可動搖乃使

其心澹然泊然無役於體膚無營於寢處無所爲而爲
其雖不少餒焉吾儒之爲道也易矣而流蕩以失所歸
抑何多也是游也既睹諸松之奇又得是僧焉孰謂京
師之大堅强傀特伏一世而無所爲者獨在是山間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太子少保益陽胡公祭文

先皇初阼狂猘芽蘖奄忽橫流江淮蕩潏武昌龍盤犄城爲穴穰穰其來戈鋋如雪公提一旅搏戰而東軍麾四羅節使是從手披鄂城以遏寇衝耀兵湓浦寇來我攻江漢重驅孰折其鋒公於是時慷慨馳援有虓若神介馬腰鞬控提飢羸其安如山摩城樹壘嵯峨插天

帝憫頹疆詔公汝撫虎符玉節錦張銅弩拜命

咨嗟曰此誰士忍俾姦猖蹂我庭宇淬精礲思以殫厥

武並施溫肅秋棱春煦桓桓忠節忠武是偕協心同德從聲若雷爲公馳驅變化奇侅風飈雨泣忠節死綏公誠不撓金石爲開卒恢全鄂沃滌汙蔑公曰嗟嗟蘊孽有初追原亂始豈不由吾吏媮民困昭蘇霆奮剪薉剔瑕綜攬材儁不懈其馳如駿有靳其施霈然維誠與信中更母喪承凶南歸里巷趨走衣冠涕洟拜送於塗其行騑騑公歸涉旬三河挫衄忠武授命乾傾坤覆痛哭在喪以義來告馳節黃州萬馬騰蹴黃旄赤倪羸卒窮閭駭汗衆息見公驚呼曰吾父母歸與歸與曾公再起並軌同趨夾江翼進相望旄旗批亢攻堅皖城垂下寇

援外失乘虛薄我遂隸黃隨白刃滿野大官在城頭張
口哆驚憂眊亂民無顧者公聞急馳旋軍武昌羣相告
語還家於城士氣益奮刮蕩縱橫皖城既克收斬及黃
急難紛紜公以病呻爰及彌留捷書報聞　詔下褒
功旛旐在門孰云匪酷乃喪斯人夙昔從公訓詞深厚
嗟我有位毋曰利藪毋荒於嬉以叢疚垢庶幾黽勉相
要永久忠武之喪公爲誄辭至誠許與矢心自祈惟吾
與子拯亂扶危靦顏獨存斯言敢隳念公神明纔髭兩
頤觥觥五十於年未衰天穹地博忽焉壞毀公與枝榦
人綱人紀財糜師老有虞潰譁公往拊循馬騰士歌盡

公生平用兵行政維德日新幾於哲聖昔聞公言正人爲神亂世之常於公益信愚鄙無知辱公薦牘來撫公里濱湘左右戒期南發就公信宿煌煌教言庶永相守存亡一瞥見公不又箴言學舍常在公心曾公來械與予是任遺孤始孩親交扶掖纘公志事期無墜失凡公設施闓闢疾徐於後有徵隨公矩規獨念公生一死何遽人殂道喪孰測其故九州四遐慘慄失據矧予與公精氣滂濩守官羈身喪歸不赴械辭告哀惟有哽茹

祭曾文正公文

文皇初基值時否蒙公手承天日月再中蘇枯煦幽熙

以雨風四海宴清孰匪公功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
儒興演迤涵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懷一室周倩孔
思道喪才散羣趨媚諂㥛骨媠容躡迹祟階萌芽亂始
積陰成霾抗言高談攘斥觝排萬口所譏公以理揆其
所盛譽或瑱其耳惟不詭隨以衷於是單獨一心用中
自砥人於功名御智乘危攀躋校量公退若遺及夫當
事從容指麾弛張仁義沛然以施或有忮之蹈瑕抵巇
阨艱哮怒相顧驚疑公心坦然乾清坤夷名都大邦豺
鼠充斥手夷大難如措諸席九士云淪重覩開闢功謝
不居受寵若惕胚胎賢聖功在疇昔自公初出眩愕刺

譏久乃帖息星光日暉終焉豪悍顲呼歸依莫知其由
奔走獻欷尤於士心淪感彌宙江輸海納琳琅在宥微
長自奮拔剔罅岫流風百世伊誰云覯愚蒙自少公顧
謂才驚喜問故曰與時乖曷云違時富貴塵埃懷抱豈
多披豁四開發言吐氣戰鬬霆雷聦聑百怪笑怒嗔猜
涉世廿年耳冷心灰囘思曩言詎我誣哉人生一世短
長得失豈不自我亦豈能必聞公病目念往視疾枉書
來招要以時日曰及今茲左眎猶明子肥子瘠能爲子
評脫更需遲兩目俱盲子來不見徒聞子聲攬書涕零
語諧心惻道之悠遠生身無翼效駕未遑承凶氣塞生

死須臾胷能理測不往而來刷翮歸播輴帷畫掩何有見聞慨念平生誨化殷勤走章劉君曾哭江瀆三十六年事往如雲天能爲人窮達天壽如公百年豈足云厚翼世保邦玆惟壽考冥闓獲福於世何有天意固然其又誰咎余病早衰自視胷久奔號惝恍從公恐後隕傷在心視此尊酒

祭黃南坡文

嗚呼公名有聞及余初孩翱翔一官羣謂公才涉仕東游公在江南委官娛遨侵晨往參少年豪俾談鋒箭筈相契一言神傾意豁爬梳漕政轉海銜艫公以閒退斂

發樾樞爲彼利藪犄角磨牙再遭讒詬休老於家及歸
倒屣相顧悲歎一夢幾時不可控摶狂孽起粤來乘我
境公佐守禦規畫井井驅雷入冶斂布歸壓兵强食充
一身之肩丞相東討委積輸納錙銖自我萬軍一咂
上閔公才擢尹大邦桓桓威毅手授旄幢挈提九城
還於疆吏鐲鉅纚微中其忮忌覼察濵逃謗者逾繁言
官糾紛哆口如黿志不求仕道不枉己遂以餘年掩關
卻軌扶危起廢以身薦癯孰使之然讒夫孔多子病兒
官髮變顏黝子焉寡儔惟公之厚激昂世事譏貶要人
椎骨鉥心或怒而嗔亦時嗟賞微言奧旨傾談遺倦如

宮應徵開戶四顧往適誰門童奴指笑溫溫宛園不見而思甚暫非久流連達夕飲余以酒數晨言病往視在牀訖於考終笑言瑱瑱撫摩方寸委心來去銀甲兜鍪端拱侍御公屬纊時以手撫膺曰方寸地來去清白家人恍惚見若神人銀甲兜鍪侍於門大驚公亦遂瞑自承公喪陰霾塞天余病不出有淚在懸公才江海用不逾尺癠瘵憂樂引爲己責篤於故舊仁於友朋孤煢顛連飢粟寒縉宦蹟豈多民賴蘇息終以讒黜愛莫能力晚爲國老人望斯歸矧余與公衰病因依悻直撫能宜衆所棄望公傷懷惟有涕泗

陳恭人初七告文

嗚呼某人之逝涉日已七道家有言魄死其一生逾四
十乃今永畢强半之年幽憂痼疾謂是無福乃行有常
提提室家兒女成行生浮死休終焉允臧謂其有福沈
痾昏愁終歲呻哦食粗衣垢中更寇亂流離顚踣殯葬
倉皇置心惟疚刲予多病頹然已翁兒始成孩息女景
從號咷無依髮鬈首蓬幼生始句詎非鞠凶葬不得地
厝棺巖阯生存華屋相距盈咫方病自言生平已矣與
爲哲生甯甘而死其甘伊何哀樂笑似課夢諮魂來相
告語禮有再虞卜日惟柔適當七日設醴承羞冥錢無
多戴屋一邱焚之冢旁庶達冥幽嗚呼疇昔之日譙會

重五苦勸加餐臨食嘔吐曾幾晨夕羅列肴脯招魂來食箸不一舉哀逝歎存茫茫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陳恭人小祥奠文

百年一息鳥有脩短緣倪至耄歲時息偃洎夫死休日惟其遠歲周一期曾不逾瞬昨歲今晨臥牀餘喘呱呱寢帷相顧哀泫展巾披篋音容在眼棄我彌年孰云悠緬忘情匪莊達生匪阮陳尊薦楮用告繾綣

陳恭人百日祭文

嗚呼惟恭人之奄逝兮倏已屆乎百日獨掩涕以潛處兮孰知予心之慘慽盍相從二十有六年兮恆幽變而

痼疾袾滫德以淵懿兮緬小心之翼翼歷豐約不失常兮實內藴乎貞質予多病以迍邅兮差骨肉之爲歡歲强半遊無定兮鬱憂思而在顏指繩牀笑相語兮懸燈影以常單蹇予歸而戢影兮甘糲食以游盤終沈疴以殄世兮傀獨處而流歎禮卒哭而哀遂紓兮悼精魂之銷弭瀝蒲觴又泛桂酒兮乃祔食於先禰含悲思以曷忘兮長攬袪而雪涕屆是日以陳薦兮馨肴蔬而酌醑聊攄辭以寫哀兮魂旁皇而延佇

告陳夫人墓文

惟夫人之喪距今葢已八年其卜葬斯土也實當癸亥

之冬亦越五年以前所生一子而已敢遽望其能賢而
叨陪省試幸厠名於庠序者亦庶幾乎泉之始達而火
之始然嗟予之德未足振起乎後人惟夫人之小心翊
翊一無所表見於世或賴爾子孫以有傳幸後先之踵
武掇科第以聯翩奠椒漿而陳詞用告慰於重泉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惟吾夫子篤生衡陽悟闢閫之微言尋墜緒之渺茫當
明季之厄運隱船山以徜徉校諸子之得失補羣經之
散亡其立身大節皭然不滓與河汾曡山以頡頏而其
斟酌道要討論典禮兼有漢宋諸儒之長至於析理之

淵微論事之廣大千載一室抵掌談論惟吾朱子庶幾彷彿而固不逮其精詳蓋濂溪周子與吾夫子相去七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亙湖湘而有光其遺書五百卷歷二百餘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咸以謂兩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其鄉如嵩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爲之表章意庶以鄉賢之遺業祐啓後進闢吾楚之榛荒營相南軒祠之右飭材庀工立之饗堂率諸生而釋奠薦誠愨於馨香諗神靈之降茲儼臨上而質旁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根柢六經淵源五子養氣希蹤於孟氏正蒙極詣於橫渠於易禮尤極精求視陳項更標新旨允宜追配七十子位兩廡程邵之班豈期歷世二百年闕本籍馨香之報爰脩祠祀用薦明禋恭值上丁之期竝隆釋奠之禮伏惟昭格降鑒精誠

小祥祭亡兒文

嗚呼兒死匪遙倏焉小祥人生類然石火電光在禮嫡長苴經三年祥而服練緌屨遞遷於今喪紀既期除服迭變以輕云何其促服則有制而哀無窮二十一年次第在胸遺雛始呱長者三歲次長二尺初能行地執喪

不能哭拜不知胡不此念恩斯勤斯死者已矣存者爲孤而翁衰頹途長力痛豈敢憚勞生世能幾號咷禱祝志索氣靡及期有祭兒乎歸來待來不來疇知我哀尚饗

麂兒大祥告文

嗚呼兒死之辰於今再期在禮曰禫紓思解悲余獨何者含哀在哽鬱伊悲咷夢涕猶隕念兒之生小心抑畏文章貴顯有志易遂貽我兩雛在襁多艱疾病衰頹著我其間死者已矣存者爲孤㷀然老翁奔走枝梧三月而葬大夫之制孰葬我兒茫茫大地一坏之土奄忽三

年大祥禮終往營新阡年殫歲窮寒荒雨雪吉凶冥昧

疇能預決死生負疚我實無才兒乎有知宜爲我哀

昌蒲塘告奠亡兒柩文

嗚呼亡兒之卒三年而始卜地於茲又誤於陰陽之說

參差反覆終傷埋首之無期自去臘之九日經營安厝

以時日之有忌避至今而又加栖移蓋爲期七十日相

距二十有餘步頹然一老奔走雨雪困躓而流離悲哉

吾兒之慈善柔弱英年逸志而忽焉以曠歲月幾何而

又將及禫矣地無可卜葬無可營曾不知天意之將以

何爲如吾之薄德寡能憂傷疾病而益之以衰顧視天

地風飄電掣一瞬已盡而抑又何悲獨吾兒之早逝宜若造物者之所慘悼而何一棺之土亦若是其艱哉豈吾德之不良致此顛沛抑亦吾兒之自憤其不終不肯卽葬以求保其遺骴嗚呼吾復何能以安希鬼神之佑冀吾兒之靈陟降在是其或者陰觀默相使茫茫之土自兆其機吾兒萬世之藏庶幾有託而吾亦可稍慰其哀思子然一棺暫安於斯土尚冀營葬之猶有其時吾兒九幽之靈應自知之矣吾爲此文以告山川大地而亦以告兒之哀

道林衡新壟成告墓文

惟夫人之卒十有二年於茲始卜葬於山椒又改窆於斯墟其生也惟一子絕愛憐而顧惜後夫人之卒九年俾相從於幽宅予德薄而才譾卜一地之維艱富貴亘非所期冀體魄之卽安儻茲山之有靈庶母子之相保歷千齡而蒸祀永安固而完好生則爲夫爲婦爲父爲子而沒則爲神揮予淚以明哀並告亡兒剛基之靈

支祠安主告文

惟我曾祖寶璧丕基恢張門閥蘊眞毓奇爰分六房稱圖定位如彼乾坤經緯天地歷傳五世其生匪繁幸無隕越以忝其先　錫命自天崇封一品遂新家廟前

榮後裔子孫左右環城爲居去敘就喧遷自鄉閭配食一堂分昭分穆駿奔對越執事有恪追惟先世締造艱難建堂耕心永庇以安庶承遺蔭千齡萬紀春秋蒸嘗適隆享祀

節孝祠告文

仰惟率履堅貞艱難宏濟式贍遺烈備具前型茲以某某等竝以沖年遭逢多難始靡辝而銜恤終茹蘗以隕身幸叨公論之哀矜上荷　天章之寵被禮儀告備長載懷清履潔之風祠廟有嚴用章微顯闡幽之典參陪末席敬啓尊靈

節孝祠安主文

仰惟　國家褒崇節孝而　旌表徧及州閭士女相勸而爲淑行親戚相矜而彰盛美恭際　天恩之高厚愴懷諸母之艱貞或髫髦而待期結縭或割臂而忍唬和藥乃至茹金絕粒先後同符九幽瞑天日之光一室下鬼神之泣至情慘烈累世哀恫疊叨　綸綍之褒嘉竝覩門閭之綽楔惟　聖世建坊崇祀曠典遠邁乎前朝惟諸母苦節堅貞至行允符於一揆於戲有所由來亦有所由爲良非偶爾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曷勝悽然宜登女師德象之篇轉益寒門薄祜之感鄉

里之音徽斯在春秋之報祀長馨敢告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鍾靈衡嶽闡道湖湘衍關閩濂洛之宗風發易禮詩書之祕鑰建芳馨於私淑資模楷於遺書乃以攬揆之辰敬致明禋之薦七十賢師儒之班列後湯陸而祀膠庠三百年師友之流貽搴芷蘭而陳籩豆伏維昭格鑒此微忱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益吾祭酒爲永慕廬屬嵩燾書之因繫以銘其辭曰人皆有母獨吾母之爲哀葢躬習其敎相守爲命至老而

猶孩況若君之骨肉彫喪惟母之爲依哀豈有窮哉君之兄弟爲龍爲虎倏忽變化盡爲煙埃其文章著述有傳於世討論而表章之足以垂示方來是其告慰君母者將使其家之人與天地齊壽歷千祀而窮九垓君以一身枝拄其間亦豈非天之厚積其勢障頹瀾而使迴然則君之有後決矣斯其旁薄鬱積之久而山岳爲開追思母德日月雀巍人壽終盡於百年年有盡而思無涯人同此思而傳者獨以其才我銘其廬以告永懷時光緒九年癸未長夏

聶仲芳戒欺室銘

仲芳觀察顏所居室曰戒欺屬爲書之因爲之銘曰
聖學存誠惟心自知知而復昧是名爲欺欺由心生與
人爲市人誰汝受受欺在己一行之愆一言之尤無苟
自飾當思其由緘心於室立之疆界嚴拒吾欺勿庸有
懈

方子聽綴遺齋銘

古文奇字猶存彝鼎殊形詭勢得其要領釋文攷義開
闢榛梗是曰綴遺用資正省

克己存誠二箴

次江逃近日爲學之旨益力求勝己私而克之以達

於誠視其所志之銳吾道之干城也作二箴以詔之

聖功有程反求諸己維私在心乃與己比蜚塵漲天莫辨昬晷撤塗蒙首如土斯委其初泯泯發微無幾日累月積蚍蜉成坻泰山當前障之一指決勝豈多豁然反視臨幾立斷捷如繳矢一話一言訖於步履叢私納邪研微慮始高冠峩峩佩玉之縈疵詬含中神訶鬼詟理欲交爭強弱相踦知恥近勇維道之紀 克己

言焉而狂行焉而誖爾躬蹈之能無咎悔行焉而頗言焉而誣爾心自疑張弧說弧所貴存誠兢兢內訟豈直皎然不欺其志聖賢言誠以人達天程功慎獨履冰臨

淵昔劉器之受命溫公自無妄語始曰此立誠之功行之七年反覆乎斯語表裏相應無有迎拒眞積外形星日昭昭率時彝訓無或浮以囂誠復而通深造自得前聖之程後儒之式存誠

船山先生像贊

張文心大令從先生祠堂摹拓得之因祀之思賢講舍

濂溪渾然其道莫窺幸於先生望見端厓約禮明性達變持危闢揚正學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胡道生像贊

胡君年七十三其夫人適年六十七合得百四十歲鄉人念其轉水溉田之勞環集其室舉觴稱慶出所繪像屬嵩纛弁言其首遂作贊曰

古稀偕合今君尤異匪稀其年曰惟行義行義如何敦友睦親和於族里惟樸惟純在公無私處喧撫競韜光斂華厥施逾盛秋暘涸泉萬口嗟嘻君引江流灌而溉之化愀以忻噓枯蘇槁曰君之賜穰穰載道視君多祉純嘏爾常稅之孫子既繁以昌婆娑二老萬福來集比年合歲百有四十圖像寫形望之若仙我爲贊辭於萬

斯年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丁伊輔先生館課藏本書後

唐開元中置翰林院備顧問爲文學侍從之臣無專職其後分掌制誥與機務至宋遂以知制誥爲專官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乃有修譔編修檢討之名然猶與諸曹司相出入明因以史事專歸翰林翰林轉官不出本署與諸司別異鄉會試考官專取之翰林蓋歷代翰林一官供奉內廷爲天子近臣而其體制日益加隆明初定制以翰林儲宰輔之用俾諳掌故加館試故其地望清

要莫與倫比而其職司專在文章　國家當乾隆盛時
上有稽古右文之　君翰林人才於是爲盛始
詔以詩賦策論試其文筆之高下以爲黜陟謂之
大考其　恩遇尤隆其轉官尤速自是相沿爲故事
而所重尤在楷法視乾隆時宏博雅麗之才有間矣而
相與討論標新領要爭自琢磨以求極其詣沖容和雅
對揚　休命猶想見論思獻納之盛焉佩蒼文學出
其大父伊輔先生始官編修館課私試所爲詩賦雜體
之文裒成巨冊屬嵩燾跋其後竊惟先生道德志行爲
時軌範鄉人尊事之無異辭而其詩賦輕清綿麗怡神

悅色循之而無滯機捉之而有餘姸以知　國朝館閣體高出唐賢應制詩賦之上而先生餘力所及亦足取證一代之風尚有如是也至其楷法端勁周規折矩允如柳誠懸之言原本正心之學卽此亦可推見其生平佩蒼愼守而寶藏之蓋不徒爲魏公之手笏甘棠而已

時光緒十有四年戊子春二月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洪齮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

彙府縣之志爲省志以紀地理也史例也然史備一代之制方志之書通歷代分合增省而詳其沿革史所不

載徵之私家著述以補其缺三國志不詳州郡而荆湘隸吳多仍漢制兩晉疆域有參差矣其閒又多僑置然荆湘以南鮮所變更所增營陽平陽二郡而已梁世建置最繁廣立州郡規以自大或一縣之地加置郡名析其地為數縣而梁陳書皆不著州郡隋書備六代之制略具裁併之由其他缺而不錄多矣洪氏為三國東晉疆域志以補史闕其子齮孫繼之為梁疆域志於是前史所未詳及所缺遺參錯見之數百年中皆可推攷而知其略曰疆域志者不敢襲州郡之名以別於正史也陳氏建國視梁又有增省而無能續為之志其因革損

益猶備具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閒小有裁併不備列者亦稍取證府縣方志是亦洪氏之例也五代楚疆域不列五代史職方攷而列吳氏十國地理表以職方考惟舉分州大略而表爲加詳也詳歷代沿革之數而中有闕焉則於體爲不備陳改梁天門郡爲后門郡又增置通甯盧陽二郡皆其因革之大者洪氏舉其例循而求之而可推知其始末地志之書務在徵實損益輕重因時制宜又未可一概論也

問挽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大清河二者孰利

鄭州河決議者紛然北人利河之南行謂宜復淮徐故

道南入利塞決謂宜導河使北然而河道之變遷亦其時會所趨非關人力而其閒人力勝者必獲數十年之安尤勝者或及數百千年大率唐以前河皆北行決而南溢其暫也宋以後河南行決而北溢又其暫也善治河者導使歸海而已南北兩道均也史記稱禹以河水湍悍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證之禹貢禹廝之二渠其一漯也禹知河漯二瀆不可使合而地勢北高南下河愈南則行平地亦愈悍於是道漯使東而引河北納漳衞諸水以激蕩之使不得停滯禹功施及一千四五百年尤莫隆於四瀆之分至周

定王五年河徙出檪溪口而河始與濟亂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達淮泗而河始與淮亂河決而數與他水亂利其就下之性所漫溢處必益淤漢時之奪濟宋以後之奪淮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是以終漢世河患皆在兗豫之境其後日徙而南靑徐揚並承其害究其入海之道在北曰章武曰無棣曰渤海曰利津在南曰淮而展轉以出利津則自漢訖元相視爲大河經流所謂大淸河者是也漢史謂之千乘海口通古今大勢言之隄防堵塞肇始戰國後世相沿爲成法其爲開濬之功與效可紀者在漢曰王景在元曰賈魯史稱王景起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礦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賈魯之治河也有疏有濬有塞歐陽元治河記載其法甚詳景功歷魏晉及唐千餘年無河徙之患賈魯之功亦垂及數十年此所謂以人力勝者也漢平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之言治河亦云爲川者決之使道然終西漢之世經營水利開渠濬川勞費不惜而於河工但有堵築無疏濬之文明潘季馴言治河用隄束水用水敵沙實爲以水治水之法　國朝靳文襄公力主其說以治河而河亦治反復思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亦時會所

趨然也葢河流數有遷徙而入海止此一二口其馳突衝激必因各水渠溝之勢挾之以俱奔而所至成沙淤亦惟水力能蕩而去之疏濬之功無可施歷代之成法誠有不能越者然潘季馴所論脩守事宜言挑河及牐河疏淺之法甚備靳文襄公之治河首開清浦以下兩岸引河自清浦下達雲梯關積淤十年竇通數河爲推沙之法是皆有事於疏濬也故必知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與治河必求前人已試之功而後可資以取效唐劉晏言河不修則毀澱是以每年正月發近縣民夫搴長茭決沮洳知唐世興修水利於河亦歲有淘汰開濬

也河濟北流江淮南泛各因地勢水性之緩急亦隨之而變導河北行盡江淮之界使不與河相亂此治水之大閑也而明以來之治河兼以濟運河徙則運道斷故皆以復淮徐故道爲義然要使河身足以容納在北無懷襄之憂在南無潰決之患卽水勢順而爲害亦輕曾文正公督兩江以河決銅瓦廂驟難改歸故道淮水故瀆日湮異時或引河入淮或導淮復故道宜籌疏濬之法積漸爲之使工不虛而費不煩文正公卒無議及者迨後河南徙其決出銅瓦廂者東北至壽張數百里入大淸河無水道之可循也宜因地勢開通一河以無使

泛濫然後可籌堵塞而皆不及施功近年漕運改歸海道運河亦漸淤塞而山東一省濟南東昌武定諸屬地日憂昏墊委河以輸之東境可也聽其播蕩而不爲之所固不可也復兩漢通行之故道不恃河以濟運不縱河以病民以歲修隄防疏導責之東豫兩撫裁出河員及河營額兵以省經費通其變以酌其宜時會所趨自然之利所宜承之以圖功者矣

復淮南引地議

鹽法數十年必一變利之所趨弊卽乘之故常有所變更以持其敝管子書言正鹽筴計口授鹽計鹽定籍大

率籠其利而歸之官所謂利出一孔其國無敵者是也自是三千餘年鹽法百變而爲國家經制所入總其大要不出二端一曰總司之官一曰分任之商一皆祖管子遺意盡其利歸官而已漢置鹽官煮鹽鬻鹽皆官爲之是爲總司之官其後置官主鹽或曰監或曰院或曰務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鬻之官唐因舊監置吏聽亭戶糶商人聽其所之是爲分任之商其後設法行鹽或曰入中或曰開中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運之商劉晏之擅鹽利非一稅之能勝也所置常平鹽居贏竣時盡綰天下財利而意取便民是以法行而民不擾自

宋立入中之法始有引名有綱名　國朝因之制爲綱
商收鹽運鹽一歸之商而官制其課而總其成行之二
百年亦甞小有變通以遏其流而其獘固已積重難反
至於引滯課懸不能不變易成法與之更始就兩淮論
之初改淮北綱商爲票商繼又改淮南並爲票商大旨
在省浮費除苛擾以利轉運而已而自江南之亂兩淮
引地全失淮南引額數倍淮北引地積獘之深亦數倍
淮北通計西皖楚三岸尤以楚岸爲最甚以川私上下
江路官吏全据爲利持之太堅故也曾文正規復淮南
引地析楚岸爲湘鄂二岸原定楚岸引額未經分別南

北銷行引數至是始定鄂岸十八萬引湘岸六萬引旋
並有增加湘岸加至十三萬引每年額銷仍不及半引
地可復而久不復者行之未得其要處之未盡其宜故
也今不敢通論淮南全岸且言湘岸鹽法首重緝私往
時湖南鹽法之敝專在粵私衡永二府巡卡林立積久
而盡爲粵私並西灌寶慶不復知有淮引川私入湖南
獨由施南之來鳳縣浸及龍山東越辰常西越澧州之
永定以達津市道光初設立辰關專卡徑稅川私以抵
淮課川私由江達湖並船而上於是辰沅三府一州四
廳之地盡爲川私値引地初復之時辦事者爲多可以

稍求緝私之實效蓋從前緝私皆爲美差添一巡卡卽添一弊端曾文正力能湔拂之兼水陸兵力皆倍於前江津扼要處有礮船在陸有防營皆可用以緝私而未一置議其失一也鹽法尤重督銷江督督運湖督及西皖二撫督銷均有責成皖岸最狹西岸兼有粵鹽浙鹽引地又爲次之惟楚岸地最廣課最鉅林文忠督楚一年銷數最爲暢旺則督銷之力也今定緝私匪費徧及府縣而楚督獨缺是明樹之敵也私稅利於支銷以資辦公引鹽行遂少數十萬之經費其爭執者猶公也至明樹之敵則其爲公之心又更以私爭之引地遂終無

興復之望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行之未得其要者也曾文正初定章程捌設四岸督銷總局以司道大員主之最爲制勝之術而於引鹽初入楚境之武穴設立分局以資稽查武穴銷數遂以大暢盖當私鹽充溢之時必設局督銷而後公私之辨明商賈有所憚而不敢鬻私湖南通其意多設分局長沙之湘潭益陽湘鄉湘陰及靖江新市常德辰州岳州及岳州之華容平江皆有分局多於皖鄂各岸而岳常兩局僅保府城自城以外皆川私也其無督銷分局引鹽遂亦不復運銷是往時三府行引鹽者今僅數縣耳至辰沅一路從前運商近就

三府及澧州一州銷售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遂爲川私所踞迫兩湖引地盡變爲川私川商又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於是辰州一府引鹽獨獲暢銷而永順受來鳳縣之川私寶慶受全州之粵私交注辰沅各府廳地逾千里食鹽戶口以數十百萬計皆應設局經理而不一置議其失又一也設局之初仍以加稅私鹽借平鹽價爲名而衡山之石灣清泉之東洲衡陽之大陂市收粵私鹽稅斤八文澧州之花畹岡收川私鹽稅斤三文而引鹽運至湘岸通收各省釐稅湖南所定釐稅已至每斤九文半是正引之鹽釐反多加收川粵之私

以平鹽價釐稅反少委曲調停其終反以示弱而一切寬假之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處之未盡其宜者也言者徒謂私鹽釐稅百餘萬引鹽所入不足相抵此徒以一省計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國家經制兩淮正雜各款解部者五百餘萬近年纔及二百萬鄂引地與川私每年短解部款已至三百萬各省釐捐雜款亦略相等湘岸額引十三萬銷行六十州縣四廳之地每年銷及五萬餘引纔十餘縣耳州縣有繁簡之異而食鹽戶口固不甚遠軍興以來私鹽有釐稅引鹽亦皆有釐稅而私鹽釐稅所以勝於引鹽者所占引地十常八九引鹽

銷路短絀過甚故也言官持論反覆亦由商人之指嗾本未嘗了然於心而但據川鹽爲說是鄂棄二百年成法以徇一隅之私利而不一通籌全局當江路阻塞引鹽不行之時税私濟餉自屬因時制宜引鹽既行徒使私鹽侵奪引地公行無課之鹽而更昌言助之不獨闇於利源實亦有乖政體曾文正議復引地持之以慎行之以漸無可議者其大失在鄂荆襄安宜鄖五府及荆門州之地以給川私又鄂湖南之澧州以益之是直六國割地之說也引鹽分立界限皆因山川形勢扼險相持以防私越宜昌川鄂要隘可以固鄂岸藩籬鄂千里

之地與之則堂戶皆失防維矣花畹岡川湘要隘可以固湘岸藩籬鄂灃州與之則門戶盡無阻礙矣在曾文正當月爲一時權宜之計數年以後必謀規復曾文正卒鹽法已無可爲左文襄繼之力圖全復引額而行之太急所以立法之意又苦太疏不急規復引地而急增引乃使言官攘臂以爭商民亦爲之驚擾司農經國計者亦不能考覽全局以責成效而急與相持自是相與以規復引地爲戒而鹽法流極敗壞遂至無可挽救雖然鑒前事之失而束手以不敢爲固不得爲能任事者也誠欲清理鹽法必自規復引地始但一責成疆吏先

收復澧州引地以歸湘岸收復荆宜各府州引地以歸鄂岸而多設分局簡士紳以廉能著者任以督銷之責凡附近私場城垣市鎭商賈輻輳之區必有分局督銷嚴禁屯積轉運爲利者其鄉村負販聽從出入更不過問葢自盛時引地之失久矣故但力爭口岸總其大要而不必多設巡卡與小民爭錙銖之利以滋苛擾如是引地之已失者可復四五又多擇廉明之吏資之以督銷卽所有引地核實求之銷數必逾常額戸部解款猶可不虞短絀漢唐鹽法之敝優於宋明爲在官猶能制其權也必使官能制其權而後私鹽之勢可以稍殺而

鹽利可與鹽法亦不至終隳自古議鹽法者皆總攬其利以歸之官者也聽引地之失則鹽利可以委棄不顧縱私鹽之橫行則鹽法直將毀壞而無餘矣　國家有成例官吏有職守初非能有異術亦決無必不能行之理也謹議

鐵路議

泰西汽輪車起於乾隆之季初猶未敢行遠也各擇所便爲之得利焉則納稅於官其馳走數百里赴利乃集會爲公司以董其事久之縱橫交互建造日繁始合併而納之官連爲一總公司又久之而通各國爲一公司

是以泰西形勢互相人亦互相維國大兵彊遂以稱雄天下國小者亦皆有所憑恃以自立蓋鐵路之興不及數十年而泰西之富彊乃益盛浸尋而至印度浸尋而至興安嶺以南日本亦通行之國中其勢且日相逼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後可以論事之當否知其末而後可以計利之盈絀本者何人心風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彊之基凡皆以爲利也人心厚風俗純則本治公私兩得其利則末治請言其本中國商賈夙稱山陝山陝人之智術不能望江

浙其権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性樸而心實也性不樸則浮僞百出心不實則侵盜滋多浮僞侵盜盈於天下朋友不相顧父子兄弟不相保而欲以攬天下之計權四方之利誰可與持久者彼其長駕遠御之略又非校量尺寸者所能任也才愈大則術愈工術愈工則祇以營私而不足以溥公利任大謀比俗之人踵而行焉莫之省也此本之失也又請言其末泰西人計利遠每舉一事傾資百萬不顧而期之數年數十年之後愈久而其利愈博而終未有舉無名之費爲苟且之計而不計利者中土計利則忘其害計害則

遺其利較利之多少而起應焉課利之遲速而爭趨焉朝爲其事而夕責其功無遠計也而假之公者又輒以爲國家不言財利不問有無貧人之取求而乾沒之急其私不顧其公圖其始不究其終苟得一身之利而止矣苟得一日之利而止矣是以百爲而百無成此末之失也本失則凡所與謀者爲詐爲虞而無固心末失則凡所爲計者佹得佹失而無恆守本末俱失而可與爲國家久遠之利乎凡利之所在國家與民共之而又相與忘之斯所以爲大公也民與民爭則擾上與民相歷則潰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今行

汽輪車必造鐵路則請先言鐵路之利害鐵路南北直達數千里其間東西馳驚車馬絡繹無有止息而汽輪車之發瞬息百里泰西東西交馳之道皆置栅門有電報以司啟閉然且有橫出鐵路之中相觸擊為齏粉者彼此不相咎也中土一雞一犬之蹂踐議論繁滋有司已窮於訊斷其尤甚者鐵路之通利可以一日千里而必兩輪相輔左右鍥鐵路附著以行投石若堅木當車路車碾堅而有逾寸之懸則輪無附著左右偏强偏弱而行不利不利則傾從而外馳焉則橫決火力猛則暴裂一汽輪連車數十莫之禦也而方寸之石敗之豫東

馬賊一日踔百餘里以剽掠爲生方寸之石取之道途皆是也則慮掀車覆轍之日相尋也故曰鈹滑嵬瑣不可與興大工弛易齵差不可與言同利盡國家之利囊括以畀之委輸以糜之相與以興修鐵路爲名而已百姓無奔走效事之忱官民無樂利與同之願正恐鐵路之興非可旦夕期也

鐵路後議

泰西偏國皆機器也中國無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電報一曰汽輪車巷中國幅員萬里驛路遠者經月乃達郡縣有水旱之災盜賊竊發之事利病緩急在須臾

之間而所以應之常在數月之後有電報則信息遄有汽輪車則轉運速可以處堂戶而坐制萬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無待再計決也雖然泰西立國之勢與百姓共之國家有所舉廢百姓皆與其議百姓有所爲利害國家皆與贊其成而防其患汽輪車之起皆百姓之自爲利也自數十里數百里以達數千萬里通及泰西十餘國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比倚合而同之民有利則歸之國家國家有利則任之人民是以事舉而力常有繼費煩而用常有餘夫權天下之勢非一都一邑之能取資也轉百貨之利非一舟一車之能任載也今殫

國家之利興修鐵路所治不過一路所經營不過一二千里而計所核銷之數視所用數常相百也是其意將以爲利也而但見其費未覩其利又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積久無所爲利焉而費滋煩於是乎心勸而氣益餒泰西通一國之利以爲利日推日廣行之久遂以爲富彊之基中國竭府庫之儲以爲利利未興而害先見焉將並所已有之成功而棄之何則力有所不能濟勢有所不能周是其爲利終無幾也電報者通所治行省之氣有事則急先知之可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者有事則徵兵轉餉莫

之或阻無事以通商賈之有無非能專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之起當乾隆之季電報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橫行天下戰必勝攻必取誠有以致之盡泰西十餘國比合以盡其利者也土爾機波斯附近泰西而制法各別電報起纔三四十年皆能行之汽輪車在電報之前至今土爾機波斯諸國未之能行也此亦理勢自然之數也

新疆阿爾泰山設防議

元太祖以阿羅斯欽察阿速三部封其長子朮赤西起歐羅巴東界金山其後置嶺北行中書省統和林路總

管府自金山興安嶺以北盡北海之地皆隸之是今俄羅斯北境全屬蒙古所謂金山即今阿爾泰山也山勢綿亙東接興安嶺是為外興安嶺　國初與俄羅斯分界之尼布楚雅克薩二城實在興安嶺下環興安嶺以達阿爾泰山全包蒙古之地是為外蒙古徑北與俄羅斯接界統於烏梁海其屯兵處曰烏里雅蘇臺曰札薩克曰三音諾顏曰土謝圖是為烏梁海四屬稍西科布多皆設大臣駐紮其地則蒙古也與新疆無涉向無阿爾泰山設防之議數十年來俄人出入蒙古之地無復防禁咸豐八年愛琿定約自額爾古納河順黑龍江而

下又東北出混同江畫分俄羅斯之地二千餘里十一年黑龍江定約自烏蘇里河徑南出圖們江畫分俄羅斯之地又千餘里於是東界之邊防盡失同治三年塔城定約自哈克圖西過烏梁海出納林河繞塔爾巴哈臺徑葱嶺趨浩罕環西北袤長五六千里畫分俄羅斯而西界之邊防盡失光緒六年收復伊犁後又有畫分伊犁遂與俄羅斯接壤阿爾泰山以北舊為俄羅斯西伯利部又析分其地為八部及侵踞沿邊各番地環阿爾泰山至興安嶺加建城堡曰巴渾爾曰明努星克斯曰歐庫克斯曰浮克尼烏定克斯曰失爾喀江迨塔城

定約後盡恰克圖爲界阿爾泰山全境皆入俄羅斯亦並無設防之地總而論之泰西用兵無越險相持僥倖一戰者東盡黑龍江西界伊犂以出喀什喀爾擊柝相聞烽火相望俄人所在經營制造開礦以濟用不此之憂而憂及數千里外之阿爾泰山平布倫托海卽漢書所謂蒲類海也哈密巴里坤在其東烏魯木齊在其西內外蒙古各旗皆得以拊其背謂俄人出此路以圖僥倖知其必不然也自古策外夷者急圖治內內無釁焉無敢狡逞者泰西計利深而觀勢審游談之士以淺見窺之而慮其竊發無當得失利害之數也